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词学通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词学通论>>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8173

10位ISBN编号：7539928174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吴梅

页数：1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择题最难。
作者当先作词，然后作题。
除咏物、赠送、登览外，必须一一细讨，而以妍雅出之。
又不可用四六语（间用偶语亦不妨）。
要字字秀冶，别具神韵方妙。
至如有感、即事、漫兴、早春、初夏、新秋、初冬等类，皆选家改易旧题，别标一二字为识，非原本如是也。
《草堂诗余》诸题，皆坊人改易，切不可从。
学者作题，应从石帚、草窗。
石帚题如《鹧鸪天》“ 予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 ”云云。
《浣溪沙》“ 予女须家沔之山阳 ”云云。
《霓裳中序第一》“ 丙午岁留长沙 ”云云。
《庆宫春》“ 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 ”云云。
《齐天乐》“ 丙辰岁与张功甫会饮张达可之堂 ”云云。
《一萼红》“ 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 ”云云。
《念奴娇》“ 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 ”云云。
草窗题，如《渡江云》“ 丁卯岁未除三日 ”云云。
《采绿吟》“ 甲子夏。
霞翁会吟社诸友 ”云云。
《曲游春》“ 禁烟湖上薄游 ”云云。
《长亭怨》“ 岁丙午丁未，先君子监州太末 ”云云。
《瑞鹤仙》“ 寄闲结吟台 ”云云。
《齐天乐》“ 丁卯七月既望 ”云云。
《乳燕飞》“ 辛未首夏以书舫载客 ”云云。
叙事写景，俱极生动。
而语语研炼，如读《水经注》，如读《柳州游记》，方是妙题，且又得词中之意。
抚时感事，如与古人晤对。
（清真梦窗，词题至简。
平生事实，无从讨索，亦词家憾事。
）而平生行谊，即可由此考见焉。
若通本皆书感、漫兴，成何题目？
　　意之曲者词贵直，事之顺者语宜逆，此词家一定之理。
千古佳词，要在使人可解。
尝有意极精深，词涉隐晦，翻绎数过，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此等词在作者固有深意，然不能日叩玄亭，问此盈篇奇字也。
近人喜学梦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语意反觉晦涩，此病甚多，学者宜留意。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第三章　论韵第四章　论音律第五章　作法第六章概　论一 唐五代 第一　唐人词略 第二　五代十国人词略第七章　概论二 两宋 第一　北宋人词略 第二　南宋人词略第八章　概论三 金元 第一　金人词略 第二　元人词略第九章　概论四 明清 第一　明人词略 第二　清人词略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
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日诗余。
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
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
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
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
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
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如《菩萨蛮》是。
又谓词之《瑞鹧鸪》即七律体，《玉楼春》即七古体，《杨柳枝》即七绝体，欲实诗余之名，殊非确论。
盖开元全盛之时，即词学权舆之日。
旗亭画壁，本属歌诗。
　　陵阙西风，亦承乐府。
强分后先，终归臆断。
自是以后，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竞相藻饰。
调笑转应之曲，江南春去之词，上拟清商，亦无多让，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
握兰金荃，远接骚辨。
变南朝之宫体，扬北部之新声。
于是皇甫松、郑梦复、司空图、韩偓、张曙之徒，一时云起。
杨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机杼，彬彬称盛矣。
　　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
要须辨其气韵。
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
浅者深之，高者下之，处于才不才之间，斯词之三昧得矣。
惟词中各牌，有与诗无异者。
如《生查子》，何殊于五绝？
《小秦王》、《八拍蛮》、《阿那曲》，何殊于七绝？
此等词颇难著笔。
又须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去诗中习见辞语，便可避去。
至于南北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
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
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缋为能也。
词则曲中俗字，如你、我、这厢、那厢之类，固不可用。
即衬贴字，如虽则是、却原来等，亦当舍去。
而最难之处，在上三下四对句。
如史邦卿《春雨词》云：“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
”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
”此词中妙语也。
汤临川《还魂》云：“他还有念老夫诗句？
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又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
”亦曲中佳处，然不可入词。
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
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调、长调之目，始自《草堂诗余》。
后人因之，顾亦略云尔。

《词综》所云，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强者也。
钱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古人定例也。
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
　　所谓定例，有何所据？
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
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为小令乎，抑中调乎？
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为中调乎，抑长调乎？
此皆妄为分析，无当于词学也。
况草堂旧刻，止有分类，并无小令、中调、长调之名。
至嘉靖间，上海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余》四卷，始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是为别本之始。
何良俊序称，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明系依托。
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于是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至牢不可破矣。
　　词中调同名异，如《木兰花》与《玉楼春》，唐人已有之。
至宋人则多取词中辞语名篇，强标新目，如《贺新郎》为《乳燕飞》，《念奴娇》为《酹江月》，《水龙吟》为《小楼连苑》之类。
此由文人好奇，争相巧饰，而于词之美恶无与焉。
又有调异名同者，如《长相思》、《浣溪沙》、《浪淘沙》，皆有长调，此或清真提举大晟时所改易者，故周集中皆有之。
此等词牌，作时须依四声，不可自改声韵。
缘舍此以外，别无他词可证也。
又如《江月晃重山》、《江城梅花引》、《四犯翦梅花》类，盖割裂牌名为之，此法南曲中最多。
凡作此等曲，皆一时名手游戏及之。
或取声律之美，或取节拍之和。
如《巫山十二峰》、《九回肠》之目，歌时最为耐听故也。
词则万不能造新名，仅可墨守成格。
何也？
曲之板式，今尚完备，苟能遍歌旧曲，不难自集新声。
词则拍节既亡，字谱零落，强分高下，等诸面墙，间释工尺，亦同响壁。
集曲之法，首严腔格，亡佚若斯，万难整理，此其一也。
六宫十一调，所隶诸曲，管色既明，部署亦审。
各宫互犯，确有成法。
词则分配宫调，颇有出入。
管色高低，万难悬揣，而欲汇集美名，别创新格，即非惑世，亦类欺人，此其二也。
至于明清作者，辄熹自度腔，几欲上追白石梦窗，真是不知妄作。
又如许宝善、谢淮辈，取古今名调，一一被诸管弦，以南北曲之音拍，强诬古人，更不可为典要。
学者慎勿惑之。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
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
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
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此四语为词学之指南，各宜深思也。
夫协律之道，今不可知。
但据古人成作，而勿越其规范。
则谱法虽逸，而字格尚存，揆诸按谱之方，亦云弗畔。
若夫缠令之体，本于乐府相和之歌，沿至元初，其法已绝。
惟董词所载，犹存此名。
清代《大成谱》，备录董词，而于缠令格调，亦未深考。

亡佚既久，可以不论。
至用字发意，要归蕴藉。
露则意不称辞，高则辞不达意。
二者交讥，非作家之极轨也。
故作词能以清真为归，斯用字发意，皆有法度矣。
　　咏物之作，最要在寄托。
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
“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
沈伯时云：咏物须时时提调。
觉不分晓，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
如清真咏梨花，《水龙吟》第三第四句，须用樊口灵关事。
又深闭门及一枝带雨事，觉后段太宽。
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
若全篇只说花之白，则是凡白花皆可用，如何见得是梨花？
（见《乐府指迷》）按：伯时此说，仅就运典言之，尚非赋物之极则。
且其弊必至探索隐僻，满纸谰言，岂词家之正法哉？
惟有寄托，则辞无泛设。
而作者之意，自见诸言外。
朝市身世之荣枯，且于是乎觇之焉。
如碧山《咏蝉》（齐天乐），“宫魂”“余恨”，点出命意。
“乍咽凉柯，还移暗叶”，慨播迁之苦。
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二语，言国土残破。
而修容饰貌，侧媚依然。
衰世臣主，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
铜仙三句，言宗器重宝，均被迁夺，泽不下逮也。
病翼二句，更痛哭流涕，大声疾呼。
言海岛栖迟，断不能久也。
余音三句，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
漫想二句，责诸臣苟且偷安，视若全盛也。
如此立意，词境方高。
顾通首皆赋蝉，初未逸出题目范围，使直陈时政。
又非词家口吻。
其他赋白莲之《水龙吟》，赋绿阴之《琐窗寒》，皆有所托，非泛泛咏物也。
会得此意，则绿芜台城之路，斜阳烟柳之思，感事措辞，自然超卓矣（碧山此词，张皋文、周止庵辈，皆有论议。
余本端木子畴说诠释之，较为确切。
　　他如白石《暗香》、《疏影》二首，亦寄时事。
惟语意隐晦，仅“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数语，略明显耳。
故不具论）。
沈伯时云：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
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
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
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凉（《乐府指迷》）。
余按：此论出于宋末，已有不协腔律之词。
何况去伯时数百年，词学衰熄如今日乎？
紫霞论词，颇严协律。

然协律之法，初未明示也。
近二十年中，如沤尹、夔笙辈，辄取宋人旧作，校定四声，通体不改易一音。
如《长亭怨》依白石四声，《瑞龙吟》依清真四声，《莺啼序》依梦窗四声，盖声律之法无存，制谱之道难索。
万不得已，宁守定宋词旧式，不致偭越规矩。
顾其法益密，而其境益苦矣（余按：定四声之法，实始于蒋鹿潭。
其《水云楼词》，如《霓裳中序第一》、《寿楼春》等，皆谨守白石、梅溪定格，已开朱况之先路矣）。
余谓小词如《点绛唇》、《卜算子》类，凡在六十字下者，四声尽可不拘。
一则古人成作，彼此不符。
二则南曲引子，多用小令。
上去出入，亦可按歌，固无须斤斤于此。
若夫长调，则宋时诸家，往往遵守。
吾人操管，自当确从。
虽难付管丝，而典型具在，亦告朔饩羊之意。
由此言之，明人之自度腔，实不知妄作，吾更不屑辨焉。
　　杨守斋《作词五要》，第四云：要随律押韵，如越调《水龙吟》，商调《二郎神》，皆用平入声韵。
古词俱押去声，所以转折怪异，成不祥之音。
昧律者反称赏之，真可解颐而启齿也。
守斋名缵，周草窗《*洲渔笛谱》中所称紫霞翁者即是。
尝与草窗论五凡工尺义理之妙。
未按管色，早知其误，草窗之词，皆就而订正之。
玉田亦称其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观其所论可见矣。
戈顺卿又从其言推广之，于学词者颇多获益。
其言日：词之用韵，平仄两途。
而有可以押平韵，又可以押仄韵者，正自不少。
其所谓仄，乃入声也。
如越调又有《霜天晓角》、《庆春宫》，商调又有《忆秦娥》，其余则双调之《庆佳节》，高平调之《江城子》，中吕宫之《柳梢青》，仙吕宫之《望梅花》、《声声慢》，大石调之《看花回》、《两同心》，小石调之《南歌子》。
用仄韵者，皆宜人声。
《满江红》有入南吕宫者，有仙吕宫者。
人南吕宫者，即白石所改平韵之体。
而要其本用人声，故可改也。
外此又有用仄韵，而必须入声者，则如越调之《丹凤吟》、《大酺》。
越调犯正宫之《兰陵王》，商调之《凤凰阁》、《三部乐》、《霓裳中序第一》、《应天长慢》、《西湖月》、《解连环》，黄钟宫之《侍香金童》、《曲江秋》，黄钟商之《琵琶仙》，双调之《雨霖铃》，仙吕宫之《好事近》、《蕙兰芳引》、《六么令》、《暗香》、《疏影》，仙吕犯商调之《凄凉犯》，正平调之《淡黄柳》，无射宫之《惜红衣》，中吕宫之《尾犯》，中吕商之《白芋》，夹钟羽之《玉京秋》，林钟商之《一寸金》，南吕商之《浪淘沙慢》，此皆宜用人声韵者，勿概之日仄，而用上去也。
其用上去之调，自是通协，而亦稍有差别。
如黄钟商之《秋宵吟》，林钟商之《清商怨》，无射商之《鱼游春水》，宜单押上声。
仙吕调之《玉楼春》，中吕调之《菊花新》，双调之《翠楼吟》，宜单押去声。
复有一调中必须押上，必须押去之处，有起韵结韵，互皆押上。
宜皆押去之处，不能一一胪列（《词林正韵发凡》）。

顺卿此论，可云发前人所未发，应与紫霞翁之言相发明。
作者细加考核，随律押韵，更随调择韵，则无转折怪异之病矣。
　　择题最难。
作者当先作词，然后作题。
除咏物、赠送、登览外，必须一一细讨，而以妍雅出之。
又不可用四六语（间用偶语亦不妨）。
要字字秀冶，别具神韵方妙。
至如有感、即事、漫兴、早春、初夏、新秋、初冬等类，皆选家改易旧题，别标一二字为识，非原本如是也。
《草堂诗余》诸题，皆坊人改易，切不可从。
学者作题，应从石帚、草窗。
石帚题如《鹧鸪天》“ 予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 ”云云。
《浣溪沙》“ 予女须家沔之山阳 ”云云。
《霓裳中序第一》“ 丙午岁留长沙 ”云云。
《庆宫春》“ 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 ”云云。
《齐天乐》“ 丙辰岁与张功甫会饮张达可之堂 ”云云。
《一萼红》“ 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 ”云云。
《念奴娇》“ 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 ”云云。
草窗题，如《渡江云》“ 丁卯岁未除三日 ”云云。
《采绿吟》“ 甲子夏。
霞翁会吟社诸友 ”云云。
《曲游春》“ 禁烟湖上薄游 ”云云。
《长亭怨》“ 岁丙午丁未，先君子监州太末 ”云云。
《瑞鹤仙》“ 寄闲结吟台 ”云云。
《齐天乐》“ 丁卯七月既望 ”云云。
《乳燕飞》“ 辛未首夏以书舫载客 ”云云。
叙事写景，俱极生动。
而语语研炼，如读《水经注》，如读《柳州游记》，方是妙题，且又得词中之意。
抚时感事，如与古人晤对。
（清真梦窗，词题至简。
平生事实，无从讨索，亦词家憾事。
）而平生行谊，即可由此考见焉。
若通本皆书感、漫兴，成何题目？
　　意之曲者词贵直，事之顺者语宜逆，此词家一定之理。
千古佳词，要在使人可解。
尝有意极精深，词涉隐晦，翻绎数过，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此等词在作者固有深意，然不能日叩玄亭，问此盈篇奇字也。
近人喜学梦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语意反觉晦涩，此病甚多，学者宜留意。
　　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　　平仄一道，童孺亦知之。
惟四声略难，阴阳声则尤难耳。
词之为道，本合长短句而成。
一切平仄，宜各依本调成式。
五季两宋，创造各调，定具深心。
盖宫调管色之高下，虽立定程，而字音之开齐撮合，别有妙用。
倘宜平而仄，或宜仄而平，非特不协于歌喉，抑且不成为句读。
昔人制腔造谱，八音克谐。
今虽音理失传，而字格具在。

学者但宜依仿旧作，字字恪遵，庶不失此中矩矱。
凡古人成作，读之格格不上口，拗涩不顺者，皆音律最妙处。
张綖《诗余图谱》，遇拗句即改为顺适，无怪为红友所讥也。
拗调涩体，多见清真、梦窗、白石三家。
清真词如《瑞龙吟》之“ 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 ”。
《忆旧游》之“ 东风竞日吹露桃 ”。
《花犯》之“ 今年对花太匆匆 ”。
梦窗词如《莺啼序》之“ 快展旷眼，傍柳系马 ”。
《西子妆》之“ 一箭流光，又趁寒食去 ”。
《霜花腴》之“ 病怀强宽，更移画船 ”。
白石词如《满江红》之“ 正一望千顷翠澜 ”。
《暗香》之“ 江国正寂寂 ”。
《凄凉犯》之“ 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 ”。
《秋宵吟》之“ 今夕何夕恨未了 ”。
此等句法，平仄拗口，读且不顺。
而欲出辞尔雅，本非易易，顾不得轻易改顺也。
虽然，平仄之道，仅止两途。
而仄有上去入三种，又不可遇仄而概以三声统填也。
一调之中，可以统用者，十之六七。
不可统用者，十之三四。
须斟酌稳惬，方能下字无疵，于是四声之说起矣。
盖一调有一调之风度声响。
若上去互易，则调不振起，便有落腔之弊。
黄九烟论曲，有“ 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 ”之句。
　　填词何独不然？
如《齐天乐》有四处必须用去上声。
《清真词》：“ 云窗静掩，露囊清夜照书卷。
凭高眺远，但愁斜照敛 ”是也。
此四句中，如静掩、眺远、照敛，万不可用他声。
故此词切忌用人韵。
虽入可作上，究不相宜。
又《梦芙蓉》，亦有五处必须去上声。
《梦窗词》：“ 西风摇步绮，应红绡翠冷，霜挽正慵起。
仙云深路杳，城影蘸流水 ”是也。
步绮、翠冷、正起、路杳、蘸水，亦万不可用他声，此词亦忌人韵。
又《眉妩》，亦有三处用去上声。
《白石词》：“ 信马青楼去，翠尊共款，乱红万点 ”是也。
中如信马、共款、万点，亦不可用他声。
至如《兰陵王》之多仄声字，《寿楼春》之多平声字，又当一一遵守，不得混用上去人三声也。
此法在词中虽至易晓，但所以必要遵守之理，实由发调。
余尝作《南曲集贤宾》，据旧谱首句云：“ 西风桂子香正幽。
”用平平去上平去平，历按各家传作。
如《西楼》云：“ 愁魔病鬼朝露捐。
”《长生殿》云：“ 秋空夜永碧汉清。
”皆守则诚格式。
因戏改四声作之云：“ 烽烟古道人懒游。
”此懒字必须落下，而此处却宜高揭。

遂至字顿喉间，方知旧曲中如“博山云袅鸡舌焚，寻常杏花难上头”类，歌时转捩怪异，拗折嗓子也。
因曲及词，其理本同。
清词名家，惟陈实庵、沈闰生、蒋鹿潭能合四声，余皆不合律式。
清初诸家，如陈迦陵、纳兰容若、曹溶辈，且不足以语此也。
盖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
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
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
大抵两上两去，法所当避。
阴阳间用，最易动听。
试观方千里《和（清真词>》，于用字去上之间，一守成式，可知古人作词之严矣。
万红友云：名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
此语深得倚声三昧。
盖三仄之中，人可作平，上界平仄之间，去则独异。
且其声由低而高，最宜缓唱。
凡牌名中应用高音者，皆宜用此。
如尧章《扬州慢》，“过春风十里”，“自胡马窥江去后”，“渐黄昏”，“清角吹寒”，凡协韵后转折处皆用去声，此首最为明显。
他如《长亭怨慢》“树若有情时，望高城不见”。
“第一是早早归来，算空有并刀”。
《淡黄柳》之“看尽鹅黄嫩绿，怕梨花落尽成秋色”。
其领头处，无一不用去声者。
无他，以发调故也。
此意为昔人所未发，红友亦言之不详，因特著之。
　　人声之叶三声，《中原音韵》，《菉斐轩词林韵释》，既备列之矣。
但入作三声，仅有七部，支微、鱼虞、皆来、萧豪、歌戈、家麻、尤侯诸部是也。
然此是曲韵，于词微有不合。
就词韵论，当分八部，以屋、沃、烛为一部，觉、药、铎为一部，质、栉、迄、昔、锡、职、德、缉为一部，术、物为一部，陌、麦为一部，没、曷、末为一部，月、黠、牵、屑、薛、叶、帖为一部，合、盍、业、洽、狎、乏为一部。
如此分合，较戈氏《词林正韵》为当矣。
其派作三声处，仍据高安旧例，分隶前列七部之内，则入作三声，亦一览而知。
详后论韵篇，此其大较也。
惟古人用人声字，其叶韵处，固不外七部之例。
如晏几道《梁州令》“莫唱阳关曲”，曲字作邱雨切，叶鱼虞韵。
柳永《女冠子》“楼台悄似玉”，玉字作于句切。
又《黄莺儿》“暖律潜催幽谷”，谷字作公五切，皆叶鱼虞韵。
辛弃疾《丑奴儿慢》“过者一霎”，霎字作始鲜切，叶家麻韵。
张炎《西子妆慢》“遥岑寸碧”，碧字作邦彼切，叶支微韵。
又《征招换头》“京洛染淄尘”，洛字须韵作郎到切，叶萧豪韵。
此与曲韵无所分别。
至如句中用人，派作三声处，则大有不同。
大抵词中入声协入三声之理，与南曲略同，不能谨守菉斐所派三声之例。
如欧词《摸鱼子》“恨人去寂寂，凤枕孤难宿”，寂寂叶精妻切。
苏轼《行香子》“酒斟时须满十分”，周邦彦《一寸金》“便人渔钓乐”，十入二字叶绳知切。
秦观《望海潮》“金谷俊游”，谷叶公五切。
又《金明池》“才子倒玉山休诉”，玉叶语居切。

姜夔《暗香》“旧时月色”，月叶胡靴切。
诸如此类，不可尽数。
而按诸菉斐旧律，或有未尽合者。
此不得责订韵者之误，亦不可责填词者之非也。
盖入声叶韵处，其派入三声，本有定法。
某字作上，某字作平，某字作去，一定不易。
仅宗高安菉斐二家，亦可勿畔。
至于句中入声字，严在代平。
其作上去，本不多见。
词家用仄声处，本合上去入三声言之。
即使不作去上，直读本声，亦无大碍。
故句中人字，叶作三声，实无定法。
既可作平，亦可上去，但须辨其阴阳而已。
如用十字，其在平声格，固必须协绳知切，读若池音。
苟在仄声格，上则作去，可作本字人声读，亦无不可。
所谓词中之仄，本上去入三声统用也。
故学者遇人作三声时，宜注意作平之际者，即此故也。
又词有必须用人之处，不得易用上去者。
如法曲《献仙音》首二句“虚阁笼寒，小帘通月”，阁、月宜人。
《凄凉犯》首句“绿杨巷陌”，绿、陌宜人。
《夜飞鹊》“斜月远堕余辉，兔葵燕麦”，月、麦宜人。
《霜叶飞换头》“断阕经岁慵赋”，《瑞龙吟》“惜惜坊陌人家，侵晨浅约宫黄。
吟笺赋笔”，陌、约、笔宜人。
《忆旧游》末句“千山未必无杜鹃”，必字宜人。
词中类此颇多。
盖人声字重浊而断，词中与上去间用，有止如槁木之致。
今南曲中遇人声字，皆重读而作断腔，最为美听。
以词例曲，理本相同。
虽谱法亡逸，而程式尚存，故当断断谨守之也。
戈氏《词韵》，于入声字，分为五部。
虽失之太宽，而分派三声，仍分列各部之下。
眉目既晰，而所分平上去三声，亦按图可索。
学者称便利，且派作三声者，皆有切音。
使人知有限度，不能滥施自便，尤有功于词学。
非浅鲜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